

Book One of the *Into Their Labours* Trilogy

“他们的劳作”三部曲之一

John Berger

猪的土地

Pig Earth

[英] 约翰·伯格 著

周成林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John Berger**

**猪的土地**

**Pig Earth**

[英] 约翰·伯格 著

周成林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IG EARTH** by John Berger

Copyright © John Berger, 1979 and John Berger Estat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猪的土地 / (英) 约翰·伯格 (John Berger) 著; 周成林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598-2009-9

I. ①猪… II. ①约… ②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970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张艺兵

特约编辑: 闫柳君 张诗扬

责任编辑: 马步匀

内文制作: 陈基胜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97千字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约翰福音》 4:38

本书献给教诲我们的五位朋友：

*Théophile Jorat*

*Angeline Coudurier*

*André Coudurier*

*Théophile Gay*

*Marie Raymond*

也献给帮助我们学习的朋友们：

Raymond Berthier, Luc and Marie-Thérese Bertrand,  
Gervais and Mélina Besson, Jean-Paul Besson, Denis Besson,

Michel Besson, Gérard Besson, Christian Besson, Marius Chavanne, Roger and Noelle Coudurier, Michel Coudurier, La Doxie, Régis Duret, Gaston Forrestier, Marguerite Gay, Noel and Hélène Gay, Marcelle Gay, Jeanne Jorat, Armand Jorat, Daniel and Yvette Jorat, Norbert Jorat, Maurice and Claire Jorat, François and Germaine Malgrand, Francis and Joelle Malgrand, Marcel Nicoud, André Perret, Yves and Babette Peter, Jean-Marie and Josephine Pittet, Roger and Rolande Pittet, Bernadette Pittet, François Ramel, François and Léonie Raymond, Basil Raymond, Guy and Anne-Marie Roux, Le Violon, Walter, 也献给我求教过的 Beverly。

## 目 录

- |    |         |
|----|---------|
| 1  | 引言      |
| 25 | 位置的问题   |
| 30 | 娜恩之死    |
| 36 | 记住一头小牛  |
| 42 | 汤勺      |
| 45 | 白茫茫     |
| 52 | 复活节     |
| 54 | 一个独立的女人 |
| 70 | 梯子      |
| 73 | 风也在嚎    |
| 94 | 村里的母亲   |
| 95 | 唱给幸存者   |

114	日落
115	金钱的价值
154	干草
157	露西·卡布罗尔的三生
200	露西·卡布罗尔的第二生
245	露西·卡布罗尔的第三生
284	土豆
286	致谢

## 引言

“土地让有价值的东西和没用的东西显而易见。”  
一个农民的看法，尚·皮埃尔·韦尔南 (Jean Pierre Vernant) 在《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一书中的引用 (巴黎，一九七一年，第二卷)

“农民由小农生产者组成，他们借助于简单的工具和家庭的劳动，主要生产他们自己消费的东西，同时履行对政治和经济权力持有者的义务。”西奥多·沙宁 (Theodor Shanin), 《农民与农民社会》(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伦敦，一九七六年)

农民的生活是一种彻底致力于生存的生活。也许这是每个地方的农民完全共有的唯一特性。他们的工具、他们的庄稼、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主人可能不同，但不管他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封建社会或在不易界定的其他社会里劳作，不管他们是在爪哇种水稻，在斯堪的纳维亚种小麦，或在南美种玉米，不论天气、宗教和社会历史有何差异，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可定义为一个幸存者阶级。一个半世纪以来，农民坚韧的生存能力让管理者和理论家困惑。今天，仍然可以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然而，这一事实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有史以来第一次，幸存者阶级有可能活不下来。一个世纪以内，可能再没有农民了。在西欧，如果诸多计划像经济规划者预见的那样实行，二十五年以内再不会有农民了。

直到最近，农民经济向来都是经济中的经济。这也让它经历更大的经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之全球性转变而存活下来。因为这些转变，农民为了生存的斗争方式常常改变，但是关键的变化产生于用来榨取他的剩余之各种方法：强迫劳务，什一税，租金，税赋，佃农制，贷款利息，生产定额，等等。

不同于所有劳工与被剥削阶级，农民总是自我养活，这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要生产出必要的剩余，它就融入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体系。只要自我养活，它就位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我想，你可以这样说，不论何时何地，农民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你把封建或亚洲社会的等级架构大致视为金字塔形，农民位于这个三角形的底边。这就意味着，如同所有边缘人口，政治和社会体系给了他们最少的保护。为此他们得靠自己——在村落社团和大家庭之内。他们维系或形成了自己不成文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他们自己的仪式和信仰，他们自己口口相传的智慧与知识，他们自己的医学，他们自己的技术，有时候还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认为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不受主导文化及其经济、社会或技术发展的影响，这一观点则是错的。农民的生活并非数个世纪一成不变，但是农民的优先考虑和价值观（他们的生存策略）牢牢嵌入一种传统，这一传统比社会的其他传统更为持久。在任何时候，这个农民传统与主导阶级文化未曾明言的关系，常常都是异端与颠覆的。“什么也别逃避。”俄国农民的谚语说，“但什么也别做。”农

民的狡黠名声世人皆知，这就是对这一秘密与颠覆倾向的认知。

没有一个阶级的经济意识比得上农民。经济有意识地限定或影响一个农民的每一项普通决定。但是，他的经济不是商人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以最大理解来描写活生生的农民经济的，要数俄国农学家恰亚诺夫（Chayanov）。凡是想要理解包括农民在内的诸多问题的人，都应该倒回去读一读恰亚诺夫。

农民并不觉得从他那里榨取的是一种剩余。你或许认为，没有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同样不知道他为雇主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这一比较会让人误解——对于工人，在一个金钱经济中为了工资而工作，很容易就会不知道他所生产的价值，但是农民跟社会其他部分的经济关系总是显而易见。他的家庭生产或想要生产他们赖以生活的东西，他看到这一产出的部分，也就是他的家庭的劳作之结果，被那些未曾劳作的人挪用。农民完全清楚从他那里榨取了什么，然而两个原因让他不觉得这是一种剩余，第一个是物质的，第二个是认识论的。1. 这不是剩余，因为他家庭的需要尚无保障。2. 剩余是一种终端产品，是一项工作早已

完成的过程之结果，也是达到要求的结果。然而，对于农民，强加给他的社会义务却是一种初始障碍。这一障碍常常难以逾越。另一方面，农民经济的另一半却在运行，他的家庭以此耕种土地，确保自己的需要。

一个农民可能觉得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项天生的责任，或是无可避免的不公，但不论何种，都是为了生存的斗争开始之前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他一开始得为主人工作，后来才为自己。即使他做佃农，主人的份额也是先于他的家庭之基本需要。鉴于农民肩负的几乎难以想象的劳动负担，如果这份劳作不太轻松，你可以说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种永久的不利条件。尽管如此，一家人还是得跟大自然展开本已不平等的斗争，用他们自己的劳作维生。

因此，农民必须熬过从他那里获取“剩余”这一永久的不利条件；在农民经济维持生活的这一半，他必须熬过农业的所有风险——不好的季节，风暴，旱灾，水灾，害虫，意外事故，贫瘠的土壤，动植物病害，庄稼歉收；而且，位于底边，只有最少保护，他必须熬过社会、政治和自然灾害——战争，瘟疫，强盗，火灾，抢掠，等等。

幸存者一词有两个含义。它指的是从苦难中活过来的

某人。它指的也是在其他人的消失或死后继续活着的一个人的。我用这个词提到农民，正是第二个意思。有别于很多早死、移民或沦为贫民的人，农民是那些继续劳作的人。在某些时期，幸存的那些人无疑是少数。人口统计数据让你大致知道灾难的程度。一三二〇年，法国人口为一千七百万。过了一个世纪多一点，则为八百万。到了一五五〇年，升到两千万。四十年后，降到一千八百万。

一七八九年，人口为两千七百万，其中两千两百万是农村人口。十九世纪的革命与科学进步，给了农民以前不曾知晓的土地与身体上的保护；与此同时，也让农民面对资本与市场经济。到了一八四八年，农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城市。到了一九〇〇年，法国农民只有八百万。被遗弃的村庄——今天肯定又是如此——大概几乎成了农村一个常态：它象征着一个没有幸存者的地方。

用工业革命早期的无产阶级来做比较，可能会清晰说明我讲的幸存者阶级这一含义。早期无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让数百万人夭折或伤残。然而，作为一个阶级，它的人数、能力和力量却在增长。它是一个参与并致力于不断改变与增进过程的阶级。不同于幸存者阶级，决定它

的基本阶级特性的，不是它在诸多苦难下的牺牲者，而是它的要求和为之奋斗的那些人。

从十八世纪开始，全世界人口都在增加，起初很慢，后来加速，但对农民来说，生活新有的安全感这一普遍体验，并未遮盖它在前些世纪的阶级记忆，因为新的条件，包括农业技术得以改善带来的那些，导致新的威胁：农业的大规模商业化与殖民化，愈来愈少的田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因此大规模移居城市，农民的儿女在那里被纳入另一个阶级。

十九世纪的农民仍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不同的是，消失的那些人，不再是因为饥荒和疾病而逃走或死去的那些人，而是被迫遗弃村庄成为挣工资者的那些人。我应该补充的是，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有些农民致富了，但为了这么做，在一两代人期间，他们也不再是农民了。

说农民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似乎是在证实有着习惯性偏见的城市人对农民向来的看法——他们很落后，是旧的残余。然而，农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看法隐含的时间因素。

常年靠着土地苦苦谋生，埋首没有休止的劳作，农民

却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每天熟知的生死循环坚定了他的这一认知。这一看法也许让他倾向于宗教，然而他的态度并非源于宗教，不管怎样，农民的宗教跟统治者与教士的宗教从来都不全然相符。

农民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乃是因为他的想法与感受之二元对立运动，而这相应源自农民经济的二元特性。他的梦想是回归没有困厄的生活。他的决定却是把生存手段（比起他继承的，如果可能，使之更安稳）传递给他的孩子们。他的理想位于过去；他的责任却在未来，而他自己不会看到这一未来。死后，他不会去到未来——他对永生的观念不一样：他会回到过去。

这两种运动，向着过去和未来，并非像一开始那样看似对立，因为根本而言，农民对时间的看法是循环的。这两种运动，只是环绕一个圆圈的不同方式。他接受世纪交替的顺序，但不觉得这一顺序是绝对的。认为时间是直线发展的那些人，难以接受循环时间这一观念：这会导致道德眩晕，因为他们的道德规范都是以起因和结果为基础的。认为时间是循环的那些人，很容易就能接受历史时间的常规，那只是轮子转动的痕迹。